

中
短
篇
小
说
集

天 河

计文君 / 著

21

世纪文学之星丛书

2009年卷

计文君

作家出版社

中
短
篇
小
说
集

天 河

计文君 / 著

作
家
出
版
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河/计文君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9. 10

(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. 2009 年卷)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121 - 8

I. 天… II. 计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②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89466 号

天 河

作 者: 计文君

责任编辑: 张月寒

特约编辑: 朱晓岭

封面设计: 张守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 × 210

字数: 183 千

印张: 8.375

插页: 4

版次: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121 - 8

定价: 22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顾 问

王 蒙 王巨才 袁 鹰 谢永旺

编审委员会

主 任 张 锲 崔道怡

副主任 高洪波 张守仁

委 员 (按姓氏笔画排序)

叶 梅 叶延滨 朱向前 吴秉杰 张 锲

张守仁 张 陵 杨志广 李敬泽 胡 平

高洪波 秦 晋 秦万里 崔道怡 雷 达

出版委员会

主 任 何建明

副主任 侯秀芬 李小慧

委 员 侯秀芬 李小慧 王 元 朱晓岭

作者简介：

计文君，女，1973 年生于河南省周口市，籍贯河南省许昌市。1993 年从河南省银行学校毕业后在中国银行许昌分行任职。2008 年获河南大学文学硕士学位。

2000 年开始小说创作，2001 年开始发表小说作品，其中《天河》获 2008 年度“人民文学奖”，《飞在空中的红鲫鱼》、《水流向下》分别获第二届、第三届河南省文学奖青年作家优秀作品奖。

总 序

袁 鹰

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，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，在内忧外患、雷电风霜，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。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，顺乎20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，以全新的生命，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（无论是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剧本以至评论）建立起全新的文学。将近一百年来，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，胼手胝足，前赴后继，披荆斩棘，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、耕耘、开拓、奉献，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，云蒸霞蔚，名家辈出，佳作如潮，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。80年代以来，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

志的历史新时期，推动文学又一次春潮汹涌，骏马奔腾。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，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。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，回首百年，不免五味杂陈，万感交集，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。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，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、无穷希望的天地，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。

绿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，带着满身朝露的新人崭露头角，自然是我们希冀而且高兴的景象。然而，我们也看到，由于种种未曾预料而且主要并非来自作者本身的因由，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作者不一定都有顺利地脱颖而出的机缘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，乃是为出书艰难所阻滞。出版渠道不顺，文化市场不善，使他们失去许多机遇。尽管他们发表过引人注目的作品，有的还获了奖，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潜力，却仍然无缘出第一本书。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期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缺陷，却也不能不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，因而也不能不使许多关怀文学的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，焦虑不安。固然，出第一本书时间的迟早，对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关键的或决定性的一步，大器晚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，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及早地跨过这一步呢？

于是，遂有这套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的设想和举措。

中华文学基金会有志于发展文学事业、为青年作者服务，已有多时。如今幸有热心人士赞助，得以圆了这个梦。瞻望21世纪，漫漫长途，上下求索，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。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，也许可以看作是文学上的“希望工程”。但它与教育方面的“希望工程”有所不同，它不是扶贫济困，也并非照顾“老少边穷”地区，而是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的

青年文学作者搭桥铺路，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，在未来的岁月中写出更多的好作品，我们想起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，鲁迅先生先后编印《未名丛刊》和“奴隶丛书”，扶携一些青年小说家和翻译家登上文坛；巴金先生主持的《文学丛刊》，更是不间断地连续出了一百余本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青年作家的处女作，而他们在其后数十年中都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中坚人物；茅盾、叶圣陶等先生，都曾为青年作者的出现和成长花费心血，不遗余力。前辈们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作出的业绩，是永远不能抹煞的。当年得到过他们雨露恩泽的后辈作家，直到鬓发苍苍，还深深铭记着难忘的隆情厚谊。六十年后，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，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。

开始为丛书定名的时候，我们再三斟酌过。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项文学事业的“希望工程”是属于未来世纪的。它也许还显稚嫩，却是前程无限。但是不是称之为“文学之星”，且是“21世纪文学之星”？不免有些踌躇。近些年来，明星太多太滥，影星、歌星、舞星、球星、棋星……无一不可称星。星光闪烁，五彩缤纷，变幻莫测，目不暇接。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，任凭风翻云卷，光芒依旧；但也有为时不久，便黯然失色，一闪即逝，或许原本就不是星，硬是被捧起来、炒出来的。在人们心目中，明星渐渐跌价，以至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。我们这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否还要挤进繁杂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？或者，这一批青年作家，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？

当我们陆续读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，反复阅读、酝酿、评议、争论，最后从中慎重遴选出丛书入选作品之后，忐忑的心终于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，油然浮起轻快愉悦之感。“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？”能的！

我们可以肯定地并不夸张地回答：这些作者，尽管有的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阶段，但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文学之星的称号而无愧色。他们有的来自市井，有的来自乡村，有的来自边陲山野，有的来自城市底层。他们的笔下，荡漾着多姿多彩、云谲波诡的现实浪潮，涌动着新时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伤，也流淌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悸动、幻梦、烦恼和憧憬。他们都不曾出过书，但是他们的生活底蕴、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，可以媲美当年“奴隶丛书”的年轻小说家和《文学丛刊》的不少青年作者，更未必在当今某些已经出书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两本的作者以下。

是的，他们是文学之星。这一批青年作家，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，都可能成为21世纪文学的启明星，升起在世纪之初。启明星，也就是金星，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，人们称它为启明星，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，人们称它为长庚星。两者都是好名字。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，寄托绮思遐想，但对现实中的星，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。本丛书将一年一套地出下去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，一批又一批、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长江潮涌，奔流不息。其中出现赶上并且超过前人的文学巨星，不也是必然的吗？

岁月悠悠，银河灿灿。仰望星空，心绪难平！

1994年初秋

序

计文君：也许和也许

李敬泽

《天河》是计文君的第一本书。出版第一本书的时候，我认为，计文君已经是一个准备好了的作家——此处所说的“准备”是指艺术家的才能和技艺：她或他，是否具有艺术地理解世界的眼光和感受世界的皮肤，是否具有足够的表达欲望和耐心，是否能够准确敏捷地调用语言，是否具有在纷乱零散中将事物组织起来赋予精密形式的能力……

很多作家没有准备好，有的作家看样子此生准备不好了；但计文君准备好了。

多年前——我想是七年前，《人民文学》在许昌举办青年作家和批评家论坛，许昌之行，我记得酒酣之际，我丢了一支ZIPPO打火机；就在那次会上我第一次见

到计文君，

那时她是一家银行的职员，大概是被当地文联请来帮办会务，那么她想必是喜欢文学的，而且在写着。

再见到她是在前年，她的《天河》获得了人民文学奖。这期间，她在《人民文学》发过两三个中篇，据我所知，她写的不多，发的也不太多，似乎是不大着急的，梅花间竹，有一搭没一搭的。

但是，她已经调到许昌文联去了，又过一年，她考上了艺术研究院的博士，研究《红楼梦》。

也就是说，该女子在七年时间里，把自己从可能的银行家变成了小说家和红学家。

我只见过计文君两面，除了她的小说以及她似乎有些酒量之外，我对此人并无了解，但我认为，上述人生轨迹表明，她是一个不断选择、决断和行动的人——我不想说她怀着梦想，那是文艺滥调，谁不怀着梦想呢？但行动起来，把自己扔进可能性的荒野里去，那完全是另一回事。

至今为止，计文君在她的小说中的表现看上去也是如此：有点狗熊掰棒子，拿起一个放下一个，东一榔头西一棒子。我不知道下次见到计文君她会不会告诉我她又改行干了什么，我也不知道她下一篇小说会写什么和写成什么样。

这和我一开始说的“准备好了”并不矛盾，她每一次都准备好了，至少准备得差不多，她的强大就在于她随时准备开始新的准备。但事情的另一面就是，她的小说风格令人捉摸不定。

这个人对世界有活跃的兴趣，兴趣大家都有都活跃，这个时代把不专注当作一种基本价值，计文君的特点是她准备把每一次新的兴趣当作工作任务认真落实。作为小说家的计文君笔下仍然藏着一个严谨的银行家，她的小说精密、审慎，有时是过于精密审慎，成了迟缓滞重。《天河》被公认为她最好的作

品，在《天河》中，她精密审慎而轻逸从容。

似乎是，在这本书里，在计文君的才能和风格里，有一种理性与疯狂的紧张。这份紧张是计文君自己的，也是她的人物的。看着这些小说，我感觉像进了教堂——声明一下，这不是夸赞，而是描述——哥特式的，复杂，阴郁，计算周密，令人不安。

所以，人们喜欢《天河》可能还有另一个理由：它是最不像教堂的，它比较近于园子，中国式的。

那么，是不是说计文君以后就应该多盖园子少盖教堂呢？
也许吧。

但也不尽然，也许，她真的应该让那份紧张绷得更紧，让它在压力和断裂的危险中向上攀升，风雷般澎湃和账本般精确，蛮横地带着我们去我们从未窥探和想象之地，别管这谨小慎微的庸人，别管他的惊叫和不适向新边疆去！

.....

2009年9月18日凌晨匆草

目 录

总序：	袁 鹰	1
序：计文君：也许和也许	李敬泽	1

天 河	1
想给你的那座花园	73
阳羨鹅笼	123
鹿皮靴子	148
男士止步	170
水流向下一	193
飞在空中的红鲫鱼	217

天 河

秋小兰去医院看姑妈秋依兰，她得给姑妈汇报团里重排大戏《天河配》的进展情况。说是重排，其实是新编，连戏名都改作了《织女》。

秋依兰从小气管和肺就有些弱，唱戏练功倒好了，老了却又娇气了，这场肺病从春天开始闹，小半年都没能从医院出去。想想也不可思议，那么孱弱的胸腔竟也成就了戏曲舞台上的一代名伶。

佳人老了，姿态却没老，秋依兰婉转有致地斜靠在枕上听秋小兰说话。

秋小兰在削一只苹果：“角色还没定，挑了些孩子，先在那儿排舞蹈呢。”

“你跟那个萧舸谈过了吗？”秋依兰问。

萧舸是这次《织女》的编剧兼导演，从省艺术研究院请来的。

秋小兰旋转着苹果，红色带着腊光的果皮从淡黄的果肉上滑下来，螺旋着垂在

她纤细的手指间，越来越长，秋小兰摇了摇头，笑一下，继续削苹果。

秋依兰思忖了一下道：“有空跟他说说新本子，他是导演，你是织女嘛……”

“团里还没定，谁知道……”秋小兰遮掩着自己多少带点儿得意的喜悦。

秋依兰笑了，笑得咳嗽起来，她咳嗽着说：“谁都知道！”

秋小兰也笑了。这时苹果削好了，她把一条完整的果皮放在盘子里，拿着那只苹果，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。秋依兰不吃，她也不想吃，最后，她把苹果也放进盘子，用那条苹果皮照原样围上去，孩子似的认真而又兴致盎然。

秋依兰抬手，她的手里总是抓着条手帕，手挥目送之间流连飘摇着略显夸张的柔媚，她用手帕擦了擦嘴角，说：“也该来了……”

秋依兰忽然顿住，不再往下说。秋小兰摆弄果皮的手停下了，看着那只苹果在空气中开始氧化，果肉上生出点点浅褐色。病房安静了，窗外树荫里的鸟声脆而响，滴溜乱跳的鸣声滚得哪儿哪儿都是，像戏台上的花旦彩旦。

秋依兰工的是闺门旦。豫剧里的闺门旦和帅旦，都是因着一代名伶而成就的行当。顾名思义，闺门旦演的自然是闺中佳人，比大青衣柔艳，比小花旦雅致，想一想林黛玉、崔莺莺，约略就知道一二了。五七年秋依兰一出《白蛇传》，红遍豫鲁晋陕甘，一直唱进北京城。秋依兰扮出来的白娘子，真是神仙中人。扮相好，唱更好。她的气不是很足，但她聪明，“大换气，小偷气，不蛮喊，留余地”，这样平常的口诀，竟让她悟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，师傅都纳罕，百十句的大段她唱来竟比中气十足的人还要气息自如。秋依兰是被老郎神灵光罩着的，天生一副碎玉裂帛的好嗓，又被她用得温醇含蓄，行腔如酒一

般醉人。旁人更无法比的是她那股亦嗔亦喜噙羞含怨的劲儿，端庄的底子上自有妩媚流光溢彩、勾魂摄魄。团里刻薄人的话，别人是人演妖精戏，秋依兰是妖精演人戏，怎么比？

秋依兰不怕做“妖精”，秋小兰怕。不过也没人会把秋小兰说成妖精，短发削至耳朵，冬天夹克夏天T恤，永远的牛仔褲，小兰倒像个俊美的男孩子。

可秋小兰毕竟是秋依兰的亲侄女，老话说，侄女仿姑，外甥仿舅，裹在中性装扮里的秋小兰依旧袅袅婷婷。她挣不脱连着秋依兰的血脉，何况，她还是秋依兰的衣钵传人。

小兰五岁就跟着姑妈开始学戏了，她自小就乖，不用打不用骂，小小的一个人在秋依兰的小院里转着圈踢腿，一转就是一下午，阳光在墙上摇着斑驳的树叶的影子，她懵懂地想着遥远的美若仙境的舞台。

有人说秋小兰命好，秋依兰就是她的好命；也有人说她命不好，该有的全有了，可熬到三十有三了，好时候眼看要过，还是不上不下难成气候。

命好和不好是从结果上说的，还有更高明的说法，比如当年唱须生、如今成了团长的周祥甫就说，秋小兰的命太软，什么都扛不住，多小的事搁她命里弄不好就是道越不过去的坎儿；而秋依兰，那就是老话里说的，“命硬撞得天鼓响”。秋依兰弱的是姿态，烈的是心性。老天爷把她摁到烂泥里，她都能在烂泥里开出香飘千里的花来。

姑妈昔日的苦难和辉煌，小兰感觉是缥缈的传说，关于姑妈的真实记忆，是从部队大院里的那个小院开始的。姑妈是个美丽得惊人的女人，不年轻了，可她丝毫不衰老，像勃勃开在院子里的那些紫红色花朵巨大的花。那花不会枯萎凋谢，开够了，带着花萼一下就掉在了地上，就是掉在地上，花朵依然完

整美丽。

姑父比姑妈大二十七岁，历史证明了秋依兰当初的果敢是英明的，这个当年有着正团职务的中年军人好歹庇护了她快二十年，让十七岁成角儿的秋依兰不残不废地熬到了“文革”后新编大戏《天河配》开锣的时候。年届不惑的秋依兰脱掉打着补丁的样板戏服，重新换上云裳霓裙，依旧还是仙女。

小兰印象中的姑父，是个穿着白衬衣绿军裤的老爷爷，雪白的头发很短，一根根在头上站着，手里握着根油亮的藤制拐杖。秋小兰给他拿报纸不得不走近他的时候，就垂着眼睛始终警惕地看那根拐杖，生怕它会挥过来。

姑父挥动拐杖也没固定的原因，有时候正吃饭一抬眼，看见秋依兰翘起兰花指拿馒头，那根藤拐杖隔着桌子就砸过来。姑妈立刻拉着小兰往屋里跑，小兰躲到床下，而秋依兰是躲不掉的，她拼命护住自己的脸，像刺猬似的缩成一团，把脊背交给丈夫去抽。好在这样的暴打像夏日雷雨一样持续不长，但后面会有长长的满是脏话的咒骂。这时秋依兰仍像个刺猬似的缩着不动。年幼的小兰在床下哆嗦，像被人扒光了衣服一样羞耻恐惧。小兰连哭都哭不出，只觉得胸腔脖子一抽一抽地剧烈疼痛。小兰曾经咬破过一次嘴唇，姑妈告诉她，嘴是用来唱戏的，要知道爱惜。后来，小兰就把床下自己棉鞋的鞋帮塞进嘴里咬着。

终于咒骂停止了，外面没了动静，秋依兰开始伸展四肢，把小兰从床下面叫出来，让小兰给她往背上擦药，擦的是一种气味浓烈的药油。至今秋小兰一直不能闻红花油的味道，闻到喉头就会出现窒息般的疼痛。姑妈挨过打不哭，总是冷笑。到了戏台上，她还是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美目流连巧笑嫣然的仙女，带着红花油气味的仙女。

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年，姑父又一次暴打姑妈的时候突发中